

烽火歲月的豐碑

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



1939—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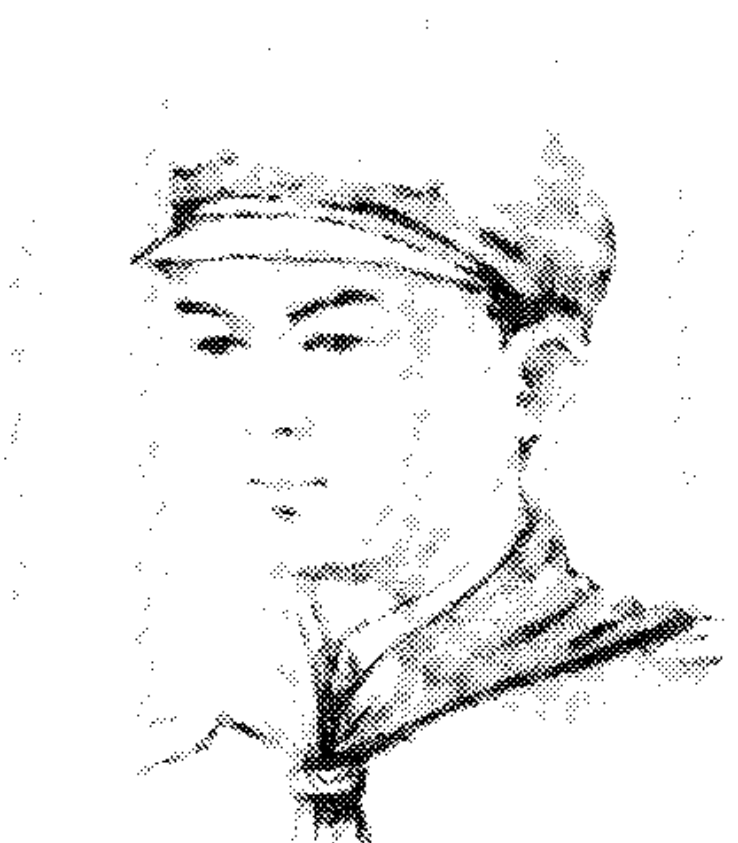


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編

1995年5月

烽火歲月的豐碑

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



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

1995年5月

烽火歲月的豐碑

戰時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

目 錄

前 言		1
概 述		5
第一章	廣東兒童教養院的創辦	9
第二章	廣東兒童教養院的教養體制	25
第三章	廣東兒童教養院的完善與發展	65
第四章	課外活動、前綫宣傳與搶救隊	83
第五章	烽火瀰漫的艱苦歲月	111
附錄一	廣東兒童教養院大事記	135
附錄二	戰時參加廣東兒教事業人事錄	159
附錄三	廣東兒童教養院(校)學生的成長 與成就	170
附錄四	主要參考資料	190
後 記		191
鳴 謝		193

前 言

廣東兒童教養院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歷史產物，經受過戰火的洗禮，迸發過歷史之光。兒教師生都以曾經在這歷史洪爐中鍛煉過而感到自豪。

半個多世紀以前，中華錦綉河山，到處硝烟瀰漫，哀鴻遍野，日本法西斯的鐵蹄踐踏着可愛的祖國大地，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

祖國在呻吟，大地在哭泣，群眾家散人亡，掙扎在死亡綫上。衆多少年兒童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孤苦無依，顛沛流離，或奄奄一息，或喪生於饑寒疾病之中。不少少年兒童不幸慘死於敵人炮火刺刀之下。中華民族的幼苗，正遭受着日寇的嚴重摧殘。

兒童是國家的未來，是民族解放的後備軍，是社會的希望。

千百萬難童亟待拯救！

時適李漢魂將軍主持粵政，李將軍夫人吳菊芳女士被派任為廣東省新生活運動婦女工作委員會

主任委員，肩負全省婦運和兒童教養事業。她親赴重慶，向當局請款撫養軍人遺孤，搶救戰區難童，並獲準成立廣東省戰時兒童訓練團（1939年8月14日改名為廣東兒童教養院），收容各方面送來的難童。

由於得到省主席李漢魂將軍的關懷重視，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關心支持，還得到愛國華僑在經濟上、物質上慷慨幫助以及廣東兒童教養院全體教職員工的忘我工作，廣東兒童教養事業在幾年間得到迅速發展。在總院下設七個分院和兩個小學部，後又設中學、師範、職業學校以及興辦印刷廠、牙刷廠、製紙廠等工廠。

廣東兒童教養院在辦院過程中，得到當時在粵北的中山大學、國民大學、廣州大學等高等學校的支持與幫助。中山大學師範學院院長、教育研究院院長、教授崔載陽博士，接受李漢魂主席、吳菊芳院長的聘請，擔任廣東兒童教養院的教育顧問。崔教授根據他的“民族中心教育”理論結合當時兒教事業的情況和各方面有建設性的倡議，他為廣東兒童教養院提出了“教養並重”的辦院方針。辦院的總體規劃“家、校、場、營”，照應了當時政府提出的“管、教、養、衛”的政策。

崔教授還根據廣東兒童教養院的特點和具體情況，把學習年限由六年縮短為四年，並自編教材。

實踐的結果說明效果良好。這充分證明了廣東兒童教養院的辦院方針，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是可行的。

曾經在廣東兒童教養院學習、生活過的兒童先後有2萬餘人。在這個大家庭中，不花錢，有書讀，還有飯吃有衣穿。兒童們生命之火得到重燃，身心創傷得到醫治，在文化科學知識方面和獨立生活能力方面亦大有增進，並且培育起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自尊心，也逐步培養了愛己愛人、辦事不含糊，遇事不憂慮、好事不誇功、壞事不推諉，艱苦樸素，團結友愛等良好品質。

在這項平凡但just是不平凡的事業中，吳菊芳院長夜以繼日地奔波勞碌，抱着“己溺己饑”、“及人之幼”的情懷，充分表現了“痼癥在抱”、“惠及赤子”的中國傳統的道德精神，也表現了她驚人的魄力和無私的愛心。吳菊芳院長對兒童教養事業是那麼熱誠，那麼忘我地傾注了全部心血。

廣東兒童教養院的事業是成功的，得到政府部門的肯定。中央賑濟委員會曾派員視察全國兒童教養院，每院住兩個月。他們認為辦得最好的是廣東

兒教院二分院，並獎勵該院院主任黎傑和黃覺明。兒教院還得到社會各方面的認可和贊揚，並且歷史也作出了公正的評價。1982年，廣東省有關方面領導人在歡迎吳菊芳院長的座談會上也熱情地說：“吳菊芳院長抗日戰爭時期在廣東婦女、兒童工作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家鄉人民不會忘記你！”

當年被搶救、培育過的難童，現在不少已成為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工程師、教師、各部門領導以及各行各業的骨幹。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為祖國作出了或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

廣東兒童教養院的歷史，是抗日戰爭歷史的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國教育史的新篇章。廣東兒童教養院師生也極為懷念當年有血有肉、有汗水有眼淚、既艱苦又歡樂的不尋常的日子，懷念那份真摯、深厚的感情。

《烽火歲月的豐碑》，翔實地記錄下當年的歷史，留下歷史的足跡，給師生以回憶和給中國教育史留下一份寶貴的財富，這就是我們編輯本書的緣起。

《烽火歲月的豐碑》編輯組

1994年8月14日

中國 廣州

概 述

1938年10月，日寇的鐵蹄踐踏南粵大地，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無惡不作，多少難童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曲江成了廣東省戰時省會，李漢魂將軍於1938年底被任命為廣東省政府主席，李夫人吳菊芳女士被派任廣東省新生活運動婦女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女士向多方征求意见，認為新運婦委會的首要工作就是搶救難童，教養難童。於是，組織搶救隊到戰區去搶救、收容難童，把他們帶回曲江。同時集中軍人遺孤。得到中央撥款，於1939年8月在曲江縣沙園村建立廣東兒童教養院（下簡稱兒教院）。由於搶救來的難童越來越多，兒教院的規模不斷擴大。在1年多時間里，陸續在粵北各地建立了7個分院和實驗小學部、培德小學部。兒教院學生在學總數達7000餘人，教師600餘人。為適應兒教院畢業生升學的需要，1940年9月起陸續創辦了實驗中學部、北江簡易師範學校和北江農工職業學校。

兒教院教育顧問崔載陽教授建議，並得到兒教院贊同，兒教院實施“家、校、場、營”的教養體制。家：在兒教院大家

庭中，導師、學生和其他人員都是家庭成員，大家同生活，同勞動，同娛樂，和睦相處，互相幫助，共同遵守大家庭中各項規章制度；校：兒教院這所大學校教學生學習文化科學知識。兒教院編寫了《新中國兒童課本》，招聘和培養教師，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實行小學四年制，小學畢業生有機會升上3間中等學校，有的學生可以就業，或者從軍參加保衛國家的隊伍；場：兒教院辦農場，辦工廠，安排學生參加生產勞動。生產的農產品有蔬菜、花生、甘薯等，生產的工業品有麥芽糖、草鞋、牙刷、九里香筷子等。搞好生產勞動，可以增加收入，解決經費不足，改善膳食，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愛勞動的思想，鍛煉勞動意志，學習勞動本領；營：兒教院象個大軍營，以竹木作材料建造了營舍、教室和禮堂。兒教院學生接受童子軍訓練，學習上生活上實行半軍事化，嚴肅、緊張。兒教院重視對學生進行禮貌和紀律教育，學生必須嚴格遵守規章制度，上課、集隊、舉行升旗禮以至洗浴，都製定了紀律準則，不能違反。學生對院的領導和導師，要有禮貌，規定了各項禮貌行為準則。由於物質條件所限，兒教院學生生活很艱苦，衣、食、醫藥都短缺，學生們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鍛煉成長，養成了在各種環境中刻苦耐勞、不怕困難的剛毅性格。

兒教院學生的課餘生活豐富多彩，各分院經常舉行文體活動，有週末晚會，表演話劇、粵劇、歌咏、看電影，舉辦體育比賽，如球賽或賽跑。兒教院系統舉辦過大型的體育運動會和工農業產品展覽銷售會，得到社會人士的好評，效果良好。兒教院有兒童粵劇團，演職員全是兒教院學生，有名家

指導，演出劇目有《岳飛》、《荊軻》等。兒童粵劇團到各分院演出，到各地演出，還到過湖南省演出，慰勞前綫將士，受到各界好評。

兒教院在艱苦的條件下創辦起來，並在艱苦中發展。海外華僑陳嘉庚、鄺炳舜和司徒美堂等著名愛國僑領，都參觀過兒教院，極表贊賞，並熱心捐款支持。

日寇盤踞廣州及附近地區，經常進犯粵北，兒教院因此多次疏散，沙園一院遷連縣星子，江師曾遷連縣水口。每次疏散，學生們都吃盡了苦頭，也經受了鍛煉。1945年1月，日寇為打通大陸南北幹綫，舉兵進犯曲江，兒教院各單位被迫大疏散，設在連縣的第一、二、三、四分院和培小，南遷陽山縣，他們冒着寒風冷雨，爬越高山，到達陽山縣黎埠；設在曲江縣的力中、江師、北職、七分院和設在南雄縣的六分院，向東江方面遷移。他們爬越九連山，苦戰江西“三南”風雪，千辛萬苦，到達和平、龍川和河源等縣安頓下來，在艱苦的條件下恢復上課。

同年8月，傳來特大喜訊，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國土重光，萬眾歡騰。9月起，兒教院各單位陸續遷廣州。在東江的各院、校沿東江南下，經龍川、河源、惠州、石龍，到達廣州后各自選址安居（北職仍返曲江縣馬壩）。在連縣的各分院沿小北江南下，經清遠到達廣州河南舊鳳凰村。此時，兒教院更名為育幼院，由廣東省政府社會處撥款維持。江師和北職兩校仍由廣東省教育廳撥款辦學，但都不以兒教院畢業生為主要招生對象，而是面向社會招收學生了。至於力中除小部分自費留校就讀外，大部分學生被轉送到

省內有公費待遇的學校去就讀。

廣東兒童教養院是抗日戰爭時期的產物，是廣東教育史上一座豐碑。這座豐碑的奠基人和建築師是兒教院院長吳菊芳女士。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將軍對兒教院極為重視和關心，並在經費和糧食等方面給予了大力支持。他經常關心兒教院的工作，特別是力行中學的工作。兒教院也得到許多專家學者的支持，崔載陽教授為兒教院創製了辦學體制，黃友棣先生為兒教院譜寫了《新生兒童大合唱》，還有搶救隊的工作人員和兒教院的教職工們，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搶救、教養了2萬餘名難童，為國家培養了人才。他們結合實際，創造了培育難童的教育理論和教育體制。兒教院的事業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創舉。

第一章 廣東兒童教養院的創辦

第一節 廣東兒教事業的產生

1938年10月21日，廣州市被日本侵略軍攻佔了。隨着，珠江三角洲陷於敵手，四邑僑鄉成了淪陷區或半淪陷區。潮汕地區、湛江地區、雷州半島以及孤懸南中國海的海南島，到處戰火瀰漫。日寇所到之處，烽火連天，人民被槍殺，房屋被燒毀，財物被掠奪，婦女被奸淫，尸橫遍野，饑餓者嗷嗷待哺，一片悲涼。可憐的戰區兒童，有的失去父母，失去家園，失去讀書的機會，他們饑寒交迫，無家可歸，掙扎在死亡綫上。啊，可憐的難童！

廣東的政治中心轉移到粵北曲江，曲江成了廣東的戰時省會。1938年，李漢魂將軍被任命為廣東省政府主席，李夫人吳菊芳女士被派任廣東省新生活運動婦女工作委員會（簡稱省新運婦委會）主任委員。吳女士求教於社會賢達，邀請專家學者出謀獻策，共同研究如何做好婦兒工作。大家認為，婦委會應首先開展兒童的搶救和教養工作。並即計劃撫養軍人遺孤、搶救戰區難童。這些工作得到省政府的支持，省賑濟委員會、省教育廳和婦運工作者、社會人士，都對此

予以大力支持。

兒教事業的籌備工作大致就緒以後，吳菊芳女士專程前往重慶，向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先生和中央賑濟委員會代委員長許世英先生陳述了舉辦廣東兒教事業的意義和初步方案，請求財政部撥款支持這項事業並得到批准撥款 10 萬元作為開辦費。中央賑濟委員會聘請吳菊芳女士為該會委員，指示她迅速回廣東開展兒童救濟和教養工作。

全國新運會的婦幼工作由蔣宋美齡領導，廣東的兒教事業的順利開展也是和她的關心與支持分不開的。

廣東省艱巨的兒教事業從此開始了。

第二節 廣東兒童教養院的成立

一、搶救難童

為了從敵人的炮火中搶救難童，吳菊芳女士的第一個步驟是登記廣東出征軍人遺孤，組織搶救隊到戰區去搶救難童。搶救隊由省賑濟委員會及有關單位指派人員組成。搶救隊出發之前，吳女士叮囑他們：必須全心全意為難童服務，必須對難童懷着深厚無私的愛，要尊重難童的意願，要慎重處理與難童家庭的關係和與社會的關係，保證兒童們的安全，負責途中的衣食和衛生，做難童的貼心人。

搶救隊隊員深入戰區，在各地建立難童收容所。他們不顧生命危險，冒着戰火，深入敵後，說服難童，勸導難童家

長，讓難童知道到後方去，到曲江去，有飯吃、有衣穿、有書讀，從而使他們自願進入難童收容所。搶救隊得到前綫部隊、敵後游擊隊和戰區政府機關、民衆團體的全力配合，許多難童被收容到各地的收容所。搶救隊隊員對難童加意保護、照料，帶領他們跋山涉水，掩護他們越過敵軍封鎖綫，或步行、或乘船，把他們從南海、順德、番禺、中山；從台山、新會、開平、恩平、鶴山；從花縣、三水、清遠、四會；從湛江、潮汕，安全護送到粵北後方去。至於軍人遺孤，通過部隊調查、尋找，徵得其家人同意，也陸續集中到曲江來了。（圖 1、圖 2、圖 3）

被搶救到粵北的難童中，有 300 餘人是在香港被搶救來的，他們大部份來自武漢或鄰近武漢的縣市，少數來自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省（也有從珠江三角洲逃至香港的難童）。1938 年 9 月，即武漢淪陷前夕，這批難童由中國戰時兒童保育院漢口第一臨時保育院收容，轉送到香港兒童保育院。1939 年 6 月，吳菊芳女士到香港籌款，同行的有楊行（省新運婦委會工作人員），把自願回來的難童帶回曲江。他們乘海輪到汕頭，轉乘內河小輪到梅縣松口，再乘汽車經連平、翁源到曲江，隨即送到設在沙園的廣東戰時兒童訓練團。

二、成立廣東戰時兒童訓練團

從淪陷區搶救的難童到來了，軍人遺孤集中起來了，又接收了先期到達連縣的少年連的成員（廣州市淪陷前，廣東省已組織了戰時工作動員委員會，成立了社會軍事訓練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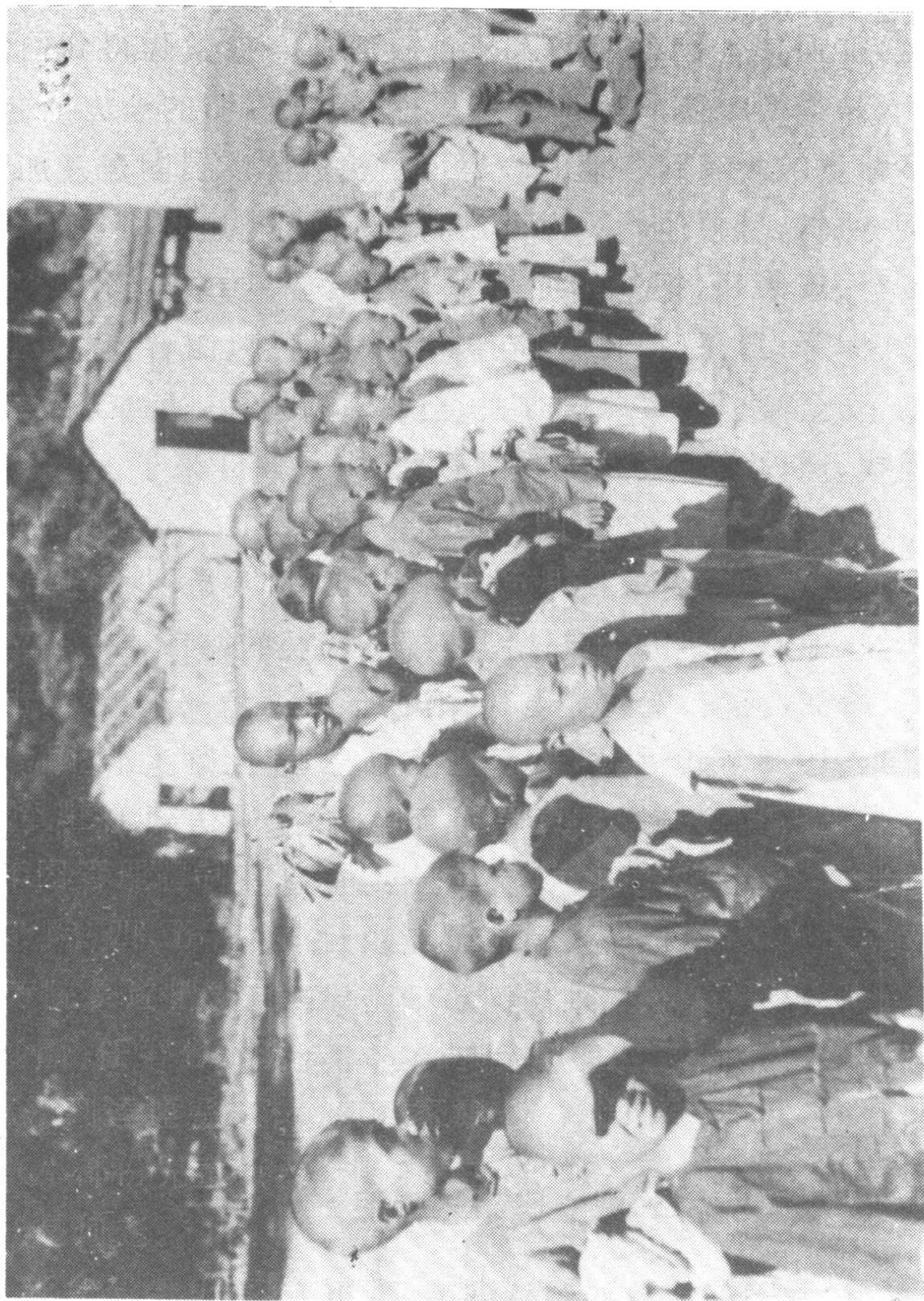


圖 1. 民族新生一代，不斷從日寇魔掌中被爭奪回來。



圖 2. 1939 年第一批由戰地搶救的難童到達韶關。



圖 3. 吳菊芳院長親自檢閱難童，做孩子的貼心人。